


西方语言学名家译丛

萨丕尔 论语言、文化与人格

[美] 爱德华·萨丕尔 著



 商务印书馆

西方语言学名家译丛

姚小平 主编

萨丕尔论语言、文化与人格

〔美〕爱德华·萨丕尔 著

高一虹等 译

商务印书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丕尔论语言、文化与人格/(美)萨丕尔著;
高一虹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西方语言学名家译丛)
ISBN 978-7-100-07525-1

I. ①萨… II. ①萨…②高… III. ①语言学—文集
IV. ①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613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西方语言学名家译丛
萨丕尔论语言、文化与人格
〔美〕爱德华·萨丕尔 著
高一虹等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525-1

2011年11月第1版 开本880×1230 1/32
201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3 1/4
定价:32.00元

《西方语言学名家译丛》总序

西方语言学史上的重要著作,过去国内已译出不少,尤以商务印书馆的一批最具规模,传布最广。如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1772),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183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萨丕尔《语言论》(1921),布龙菲尔德《语言论》(1933),无一不是世所公认的经典作品,译本均已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成为国人认识西方语言思想的梯航。名作要著的翻译,是考察西方语言学史的一项基础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不可谓小,但有待进行的工作仍然很多。仅举西方语言思想史上经常征引的一些著作,惠特尼《语言的生命和生长》(1875)、保罗《语言史原理》(1880)、甲柏连孜《语言学的任务、方法和成就》(1891)、浮士勒《语言学上的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1904)、博厄斯《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1911)、叶斯柏森《语言的本质、发展和发生》(1922)、乔姆斯基《笛卡尔语言学》(1966)等等,我们都知道这些作品值得译介,却始终未见译出。即便是洪堡特、萨丕尔、布龙菲尔德,虽然各有汉译名著行世,其单篇的论文仍需要逐一译解,辑录成书。

以往国内翻译西文语言学名著,对单篇的作品着眼较多,于名家的文集则下力不足。专著固然能凝聚一位学者的思想观点,但文集自有文集的好处,为专著所不能取代。与专著相比,文集的时

II 萨丕尔论语言、文化与人格

间跨度更大,收取的作品更多,因此更能展示学者一生思想发展的轨迹和学术成长的历程。弗斯的《论言语》(1930)值得一读,而他的《语言学文集》(1957)选收撰于1934—1951年间的文章,涵盖了更多的话题、更丰富的内容,更不能不读。有些学者终其一生,也没有一部专著行世,这种情况下相关的文集就尤其不能缺少。以美国人类语言学家沃尔夫为例,今人欲了解他的语言相对论,不必四处寻觅他的论文,只需找到卡罗尔编辑的《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1956),就有了一册既权威又方便的沃尔夫理论读本。

本系列所收的各家文集,有些虽有原语的集子可资参照,而翻译时未必悉数采纳,或有增补、或予删汰,内容编排上会做一些调整;有些文集并无原本可据,属于自行编选,则收录哪些、舍弃哪些,要求编者斟酌后再做选择。无论有无原本、怎样选篇,编辑一部文集必定有一些讲究,能显出编者的意图、趣识和眼力。在选篇、译解、注释诸方面,各本集子的编者享有充分的自由,本系列的创设无非是要提供一块园地,供有志于译介的语言学者聚首耕耘。至于这块园地的总体建设,谨试提三点:

致力发掘确有史料价值的作品,尤以迄今尚无汉译的论著为首选;

将各时期开一派天地、领风气之先的代表人物作为基础,兼采当代有特出创为的研究者;

以梳理语言思想、贯达人文哲理为鹄的,兼纳各家分析技艺。

中国现代语言学起步于译介,一个世纪以来也从未中断过译

介。译介不止是为当世服务,也是为了认识过去,为探求学术的本源铺筑道路。译介之难之苦,实过于自由撰著,好在终有一些学者不惧艰辛,甘尝苦味,所以译事不会告断,永远不会。这项译事,这个系列,就期待着这样的同人来参与。香港海德基金会、湖南教育出版社曾经支持本系列部分书籍的翻译和梓行,感念旧谊,犹不能忘,愿以更多更好的译作答谢朋友们的信托。

姚小平

2010年晚夏于北外语言所

译 序

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 1884—1939)是二十世纪初期美国著名的人类语言学家,以对北美印第安语言的研究著称。他发展了音位理论,是形态音位概念最早的提出者,并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萨丕尔认为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会对同一客观世界提出不同的分析和解释,这一观点后来经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 1897—1941)发展,被后人概括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对后来的语言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萨丕尔不仅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有关“人”的科学家。他的著述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方面。他在语言学方面的创见得益于诸多领域的探索和融会贯通,也是其倡导的“极具包容性的有关人的科学”(an inclusive science of man,见《潜藏于谋生活动中的心理和文化危险》)的一部分。萨丕尔的语言学思想在中国传播较广。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对语言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我国学者对于萨丕尔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陆卓元译、陆志韦校订的《语言论》一书,已经于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的出版为我国广大读者了解萨丕尔的经典语言学思想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不过萨丕尔的其他著述在内地还没有汉译本,加之原文行文风格较为晦涩,对于他的较广范围的思想,对于其语言学理论与人文社会科学思想的联系,中国学者了解得还比

较有限。为了帮助中国读者更广泛、更深入、更直接地了解 and 借鉴萨丕尔的思想,我们在此翻译了一批萨丕尔有关语言、文化和人的文章。

萨丕尔 1884 年 1 月生于德国,其父是正统犹太教的拉比。5 岁时,他随父母移居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萨丕尔受到著名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的影响,为他所从事的美洲印第安语言描写所吸引。那些萨丕尔认为已无疑义的定论,博厄斯总是能从印第安语言中找到反例。于是从研究生第一学年末开始,萨丕尔对印第安语言进行了调查,并于 1909 年以塔克尔马语的语法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1907—1909 年间,他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宾州大学工作,做了更多有关印第安语言和文化的田野调查。1910—1925 年间,萨丕尔应邀任渥太华加拿大国立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在此期间完成了对温哥华岛上努特卡语调查的主要部分,并开始对阿萨巴斯卡诸语言做长期调查。这段时间他还建立了家庭,有了三个孩子。妻子因病去世后不久,萨丕尔于 1925 年回到美国,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在此期间对胡帕语、纳瓦霍语做了田野调查。两年后升任人类学和普通语言学教授。1926 年再婚,后生子。1929 年提出对北美、墨西哥和中美洲印第安语言的六大分类。1931 年赴耶鲁大学任教,筹建人类学系,很快将该系建成为美国最好的人类学和语言学研究中心之一。1932—1933 年间,萨丕尔组织了一个外国学生的讨论课,专门探讨文化对人格的影响。萨丕尔担任过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33)和美国人类学会会长(1938),还被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繁重的调查研究和管理工作损害了他的健康,从 1937 年开始,萨丕尔开始受到心脏病的困扰,但一直继续工

作,直至 1939 年 2 月病逝,终年 55 岁。(参见 Mandelbaum, 1985,序言;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1988;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1986)

萨丕尔的著述十分丰富,除了著名的《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1921)之外,还有大量的文章发表。如果用当前的学科术语来界定,这些文章广及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评论、音乐研究等,另外他还有大量诗作。萨丕尔的语言学研究不仅涉及美洲诸多语种,还包括印欧语、闪族语等,甚至还在中国助手的协助下研究过汉语的幽默和民俗。此文集中所译的文章都是有关语言、文化和人的心理的,发表于 1912—1939 年间,后来转载颇多。所选译文篇目特别参考了 David G. Mandelbaum 1949 年所编选集中的有关部分(1985 年该书出版了平装本,增加了编者序言和 Dell H. Hymes 写的后记)。除此之外,我们还选译了《原始语言中的概念范畴》和《亲属称谓与收继婚俗》两篇文章,前者是一篇短文,集中体现了语言相对论的思想;后者从亲属称谓入手探究婚俗,从事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国内同行会对其思路和方法感兴趣。每篇文章的英文标题和最初出处见篇首脚注。

萨丕尔著述范围和思路以广博、通达、不受羁绊为特征,可以说任何一项或几项分类的帽子套在他头上都不适合,都会遮盖其思想的光辉。但如果一定要分类,本文集收录的文章可大致分为以下三组。

第一组是较为宏观的有关语言、语言学性质的概括性论述,包括《语言》、《语言中的声音模式》、《语言与环境》、《交际》、《国际辅助语的功能》、《语法学家及其语言》、《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这些文章体现了萨丕尔的一些重要语言观,如音位、语言与

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学研究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等。像语言词汇折射文化这一今天已经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正是在《语言与环境》(1912)等早期文章中体现的。发表于1933年的《语言》一文是为百科全书撰写的条目,可以说是《语言论》一书的精华版。比起1921年的《语言论》,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包括有关音位、语言心理、国际语的讨论。

第二组是有关印第安语言文化的研究,这也是萨丕尔的主攻方向。正是在《中美洲和北美洲的语言》一文中,萨丕尔首次提出将北美洲的大量印第安语言以及墨西哥、中美洲的某些印第安语言分为六大类。在这组文章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萨丕尔对印第安语言特别是语音的技术性描写与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纳瓦霍语、努特卡语和夸扣特尔语中的声门化延续音(兼及印欧语)》、《纳瓦霍文化北方起源的语言内部证据》)、印第安语言的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考察(《努特卡语中的异常言语类型》、《亚纳语中的男女性言语形式》、《亲属称谓与收继婚俗》),以及在此基础上关于语言相对论的思考(《原始语言中的概念范畴》)。

第三组文章的中心是文化与人,以及“有关人的科学”。其中有一些是百科性质的描述(《人格》、《象征符号》),其他是专门撰写的文章(《作为人格特征的言语》、《真伪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宗教的意义》、《文化人类学与精神病学》、《社会行为的无意识模式》、《文化人类学为何需要精神病学家》、《潜藏于谋生活动中的心理和文化危险》、《文化研究中人格概念的兴起》)。在这些文章中萨丕尔挑战了传统的学科概念分界,将个人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将文化与人格紧密联系起来;将原始社会的研究与当代社会的理解结合起来。他指出,有关“人”的科学被人为地肢解成了零散的

学科领地,学者们努力维护着自己“话语世界”,专注于概念和理论本身的完整,离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越来越远。他努力将“精神病学”有关个体心理的视角介绍给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者,同时也尖锐而不乏幽默感地指出,有关“个人”的理解无法脱离其社会文化环境;在言语活动中尤可看出“个人”与“社会”的不可分割。

萨丕尔是将所探讨的语言、文化、人格等问题放在“有关人的科学”这样一个总体框架中考察的,这是一种彻底的“人文主义”。从他的文章中,我们能够汲取有关理论和方法的营养,了解一些经典概念的发展,也可以领略大家的研究视野和风范——描写技术的细致精准与理论假设的高瞻远瞩、学科壁垒的打通与主攻领域中坚实的创新、科学的严谨与艺术的灵感,这些看来矛盾的方方面面,在萨丕尔那里都结合得那么自然。在我国当代的人文社会学科建设中,学者常常会限于无法超越单纯的描写,或者苦于宏大空洞的理论架构无法在材料的土壤中落地扎根。萨丕尔的这些经典之作,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此外,更多地了解西方研究的传统,也能为我们梳理和发展本文化中相关学科的传统提供参照。

萨丕尔文章中使用的有些关键概念,可能与目前相关学科的通常理解不完全吻合。由于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我们选择了直译。例如,“语言”(language)与“方言”(dialect),在作者有关印第安语言的分类描述和历史渊源梳理中并没有清晰的界限;比语言更大的单位是“语组”(groups of languages),语组的上位概念是“语族”(stocks of languages),再上面是“更大的语族”(larger stocks of languages)。这也许是由于写作的年代、印第安语言状况的复杂现实和分类的探索性,也可能是由于在作者的观念中,语

言的层级是复杂的,难以用“语系”、“语族”、“语支”、“语言”、“方言”自上而下的固定框子套牢。甚至在对于印欧语言的描述中,他也将“方言”的概念运用于明确的“语言”。又如,萨丕尔在多篇文中用的“人格”(personality)概念,并不像当今心理学、精神病学所定义的那样狭窄,是个人在既定维度上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尽管在“人格”一文中,他指出了对此术语的定义有哲学、生理学、心理物理学、社会学和精神病学的视角,并强调了精神病学的定义——主要是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但他的“人格”概念并没有局限于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定义,往往可以一般性地理解为“个性”甚至“人”。这样的“人”无法脱离人类的相互关系,脱离社会文化情境。再如,文集中的高频词“精神病学(的)”(psychiatry, psychiatric),也不像人们习惯上理解的医学取向的“精神病学”那样狭窄。在《潜藏于谋生活动中的心理和文化危险》一文中,作者用一个很长的注释说明,他使用这一概念是想避免较为狭窄的“心理学”、“心理学的”概念,以强调在讨论行为与文化相关的问题时,以整体的人为核心。因此,在这篇以及其他的文章中,“精神病学(的)”有时可理解为“理想的心理学(的)”、“有关整体人(的)”、“有关整体人的学科(的)”。显然,作者欲拓展学科视野的这种尝试十分可贵,但并不十分成功,近一个世纪过去了,精神病学尚没有为有关“人”的学科做出萨丕尔所期待的贡献(参见曾奇峰,2006)。在汉语中,“精神病学”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仍意味着以消极的“病”为核心的生物医学模式,而萨丕尔赋予“psychiatry”的积极意义以及整体“人”的意义与此恰恰相反。

“萨丕尔-沃尔夫假设”的批判者说,“语言相对论”是错误的,如果印第安语言是独特的,无法与其他语言通约,萨丕尔、沃尔夫

本人怎么能够理解那些印第安语言的概念,又怎么可能让读者理解呢?这是对萨丕尔思想狭隘的理解,忽略了作者的意图、实践,以及其思想的启示意义。萨丕尔(1921/2002:12)的确强调了印第安语言及其思维的独特性,并且在此基础上指出语言不仅是“钥匙”,而且也是“桎梏”。然而指出这一点的关键,正是让人们去挣脱桎梏,开发钥匙的潜能。从本文集的文章中就可看出,萨丕尔看透、解构、超越了母语以及既定学科概念的“桎梏”,同时又充分开发了“钥匙”的功能,用印第安语言、文化这一把钥匙,去开其他许多锁——印欧语言的演变、语言的一般规律、当代社会的形态、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沟通,等等。他最终要开启的,是有关人的整体科学的大厦之门。尽管他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摸索挣扎,尽管他的一些构想在近一个世纪后仍然没有实现,但这也正是萨丕尔思想的持续魅力所在。我们也希望本书的读者能够摆脱直译概念的形式限制,领会作者思想的精髓。

译文集是集体的努力完成的。除了我本人之外,北京大学英语系选修“语言与文化”、“社会语言学”课程的多名硕士生、博士生承担了译文的翻译,然后由我统一校订。丛书主编姚小平教授提出了译文集的创意,并在翻译过程中给予我们许多支持和耐心的等待,清华大学外语系程慕胜教授认真地解答了翻译过程中的语言问题,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史宝辉教授校订了译词表中的语音学术语并解答了有关问题,对此译者十分感谢。

如果说翻译这种语言活动也是“人”的精神活动,是性情或“人格”的陶冶的话,那么翻译萨丕尔的过程让我由衷地感到在作者这位巨人、这位导师先贤面前的渺小和谦卑。由于本人水平有限,特别是欠缺语音学、历史语言学知识以及对印第安语言的了解,在翻

译过程中难免存在错误和不准确之处。对此本人将负全责,敬请读者发现后指正。

高一虹

2006/2/18

参考文献:

Mandelbaum, Daid G. (ed.) (1949) *Selected Writings of Edward Sapir in Languag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apir, Edward (1921/2002)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爱德华·萨丕尔(1985)《语言论》,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曾奇峰(2006)《你不知道的自己》,太原:希望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1986)《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6),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目 录

译序	i
语言	1
语言中的声音模式	28
语言与环境	47
交际	63
国际辅助语的功能	69
语法学家及其语言	83
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	95
原始语言中的概念范畴	103
中美洲和北美洲的语言	105
努特卡语中的异常言语类型	122
纳瓦霍文化北方起源的语言内部证据	149
纳瓦霍语、努特卡语和夸扣特尔语中的声门化延续音 (兼及印欧语)	168
亚纳语中的男性和女性言语形式	209
亲属称谓与收继婚俗	219

2 萨丕尔论语言、文化与人格

真伪文化·····	230
人类学与社会学·····	259
宗教的意义·····	277
文化人类学与精神病学·····	292
社会行为的无意识模式·····	308
人格·····	326
象征符号·····	331
作为人格特征的言语·····	337
文化人类学为何需要精神病学家·····	350
潜藏于谋生活动中的心理和文化危险·····	360
文化研究中人格概念的兴起·····	375
附录:译词表·····	384

语言*

使用言语交流的天赋以及结构严谨的语言,是所有已知人类群体的特征。没有任何一个部落没有语言,任何认为人可以没有语言的说法都只不过是民间传说。有人认为一些语言的词汇极其有限,必须以手势作为辅助手段,因而在黑暗中群体成员之间就无法达到彼此相互理解的交流。这种说法好像并无依据。事实上,在已知的每一个人类群体中,语言都是基本完美的表达和交流方式。在文化的众多方面中,语言很可能最先发展到高级形式,它的基本完美是整个文化发展的前提。

有些特征是所有语言共有的,无论这些语言目前是否依然存在,是否有文字形式。其一,语言主要是一种语音符号系统,用来表达可交流思想和情感。换句话说,语言符号是高级哺乳动物喉部发声行为的不同结果。纯粹作为一种理论设想,我们可以想象语言结构是从手势或其他身体行为中发展演变出来的。在人类历史的高级阶段出现了模仿口语模式的书写形式,这一事实说明,作为纯粹工具性、逻辑性手段的语言并不依赖声音的使用。然而,人类的实际历史以及大量人类学证据都极为清楚地表明,语音形

* Language.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1933), 9:155 - 169.